

程

群書考索卷五十七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律歷門

星官類

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帝嚳亦式序

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夏有昆吾商有巫咸周有史佚宋之子章魯

之梓謹鄧之裨龜晉之尾偃魏之石氏齊之其公楚之唐昧越之尹皋

皆能言天文察時變也漢傳天數者有李尋之倫光武有蘇伯况即雅

光能參伍天文後張顛為太史今鑄渾天儀總序經星謂之靈憲三國

吳陳卓始列其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宋元嘉中錢樂之鑄

渾天銅儀以朱墨白色用珠三家而合陳卓之數隋高祖平陳得善天

官者周墳并得宋渾儀器乃命庾季芳等參校周齊梁舊圖刊其大小

正彼疎密準三家星位以為蓋圖陽帝又遣官四十人統太史局別詔
袁充教以星氣業成者進聞以參占驗史臣於觀臺訪渾儀見元魏趙
崇所造者以鐵為之乃周武帝平齊所得隋開皇三年以置觀臺之上
唐因而用焉以隋晉。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堯命羲和出納日月考中星以正四時唐志則曰在璇璣玉衡
以齊七政古者天人之際推候占測為術猶簡唐志。羲和酒淫發時
亂日。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亂后承王命徂征。惟時羲和顛覆
厥職沈亂于酒叛官離次傲優天紀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馮相
氏掌十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
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馮相也相視也登高臺
以望天文之次序杜。保章氏掌夫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
下之遷辨其吉凶以十三風察天地之和命率別之妖祥以詔救政訪
序事。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焉卿以底日左傳十。襄公二
十七年十一月朔日有食之辰在由而曆過也。襄公十三年冬十二

月盈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夫伏而後動者畢今火猶西流司
歷過也。詩人所謂婚禮土功必候天星春秋書日食星變傳載諸國
所占次舍伏見逆順周禮測景求中分星辨國妖祥察候至漢以後星
經曆法皆出於數術之學唐與太史李淳風淳風著一行尤稱精博唐志

天文類

天文經星

經星常宿中外官凡一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皆有州國官宮
物類之象張衡云文耀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衆星布列
體生於地精成於列各宿錯峙若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
神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為二
十八舍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
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

中宮

北極五星鈞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

也天運大窮三光迭曜而極星不移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
帝王也亦太乙之座第三星主五星廢子也鈞陳後宮也大帝之居也
北四星曰文御宮鈞陳口中一星曰皇天大帝抱北極四星曰四輔所
以佐北極而出政授度太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六帝之座也下
九星曰扛蓋之柄也又下五星曰五帝內座扛旁六星曰六甲極東一
星曰柱下史北一星曰女史傳合九星在華蓋上亦曰南河中五星之
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馬西河中九星曰鈞星天一星在紫宮中門右星
南天帝之神也太一星在天一南亦天帝之神也紫宮垣十五星其西
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一曰長垣
東垣下五星曰天柱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三納言尚書西二星曰
陰德陽德宮門左星內二星曰大理主刑門外六星曰天床西南角外
二星曰內厨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厨北極紫宮次舍北斗一星輔一
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
運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為璇璣約三星曰玉衡又曰斗為人君之

象也號令之主也又為帝車取運動之義又第一星曰天樞為天二曰
璇為地三曰璣為日四曰權為時五曰玉衡為音六曰開陽為律七曰
瑤光為星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石氏云一主天主秦二主地主楚
三主火主梁四主水主吳五主土主燕六主木主趙七主金主齊魁中
四星為貴人之宰輔星傳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杓南三
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西
漢志曰杓攜龍角衡中南斗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斗
運乎中央臨制四方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乎斗北斗之次文星六星在
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祿司中
五曰司命六曰司寇西漢志曰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寇與此不同此六星曰內階相一星
在北斗南總領百司以集眾事太陽星在相西西北四星曰勢天牢六
星在魁下北文昌宮之次太微天子庭五帝之座也一曰為衡主平
二諸侯之府也其外藩九鄉也南藩中二星門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
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之象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

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一曰上相二曰次相三曰次將四曰上將西蕃
四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次相四曰上相皆曰四輔也西南角外
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左執法東北一
星曰謁者主贊賓客也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朝坐會之所居也北
明此太微之次黃帝座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天子動得天度則五帝
座明黃帝座不明人主求賢以輔法四帝星夾黃帝座東方蒼帝仰之
神南方赤帝之神也西方白帝之神也北方黑帝之神也北一星曰太
子太子北一星曰從官帝座東北一星曰幸臣奔四星在端門之內所
以擁蔽帝庭即位十五星在帝座東北即將在即位武賁一星在太微
西蕃北斗常陳七星在帝座北此五帝座之次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
文昌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
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王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
曰下台為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為天階大一躡以上

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士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
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所以相陰陽而理萬物也南
四星曰內平近職執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一星曰太尊貴戚也此
三台之次攝提六星直斗標之南主建時節焉攝以夾擁帝座西三星
曰周昂大角在攝提間大角者天王座也北三星曰梗其北一星曰招
搖其北一星曰天文招搖與北斗杓間曰天庫天搶三星在北斗杓東
女床三星在紀星北天梧五星在女床北七分七星在招搖東三公之
象也貫索九星主法律九星皆明天下獄煩天紀九星在貫索東織女
三星在天紀東東足四星四漸臺西足五星曰輦道左右角間二星曰
平道西一星曰進賢亢東咸西各四星在房心北日月五星之道也捷
閉一星在房東北鈞鈴主關籥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帝座一
星在天市中候一星在帝座東北宦者四星在帝座西南宗正二星在
帝座東南宗人四星在宗正東宗星二在候星東天江四星在星北天
籥八星在南斗柄西建星六星在南斗北東南四星曰狗國北三星曰

天鷄天弁九星在建星北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牽牛北旗端四星南北
列曰天桴離珠五星在須女北天津九星橫河中騰蛇二十二星在營
室北王良五星在奎北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前一星曰策星
閣道六星在王良前傳路一星在閣道南天將軍十二星在婁北大陵
八星在胃北北九星曰天船一曰舟星中一星曰積水昂西二星曰天
街卷舌六星在昴北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北西北大星曰天庫窮
星曰天倉東南星曰司空西南星曰脚星其中五星曰天漢潢南三星
曰咸池東南六星曰諸王其西八星曰八穀天關一星在五庫南日月
之所行也東井鉞前四星曰司恆西北九星曰坐旗西四星曰天高西
一星曰天河南河北河各三星兩河開日月五星之常道也河南三星
曰闕立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南二星曰天樽積水一星在北河西積
薪一星拒積水東水位四星在積薪東軒轅于七星在七星北軒轅右
角南三星曰酒旗帝二星曰天相軒轅西四星曰權耀北四星曰內平
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一名處士明大而黃則賢士舉也西四星曰長垣

此周天之雜星並隋書

二十八宿

二十八舍之度最多者莫如東井其次莫如南斗度之少者莫如角觜
其次莫如輿鬼

東方角一星為天關其間天關其內天廷黃道徑其中七曜之所行左
角為天田主刑右角為將主兵亢四星天子之內庭也氐四星天子之
宿宮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又為四表中間為天
衢為天淵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間北間曰陰間七曜由乎天衢則
天下和平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亦曰天廐又主開閉為蓄藏又北
小星為鈞鈴房之鈞鉞天之管籥明而近房天下同心心三星天王正
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為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前星為太子後星為
廢子尾九星後宮之場亦為九子色欲均明小大相承則後宮有叙箕
四星亦后妃之府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
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賢進士又主兵牽牛六星

天之開梁主犧牲事須文四星天小府也主布帛虛二星三宰之臣也
主北方色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危三星主天府營室二星天子之官也
為主功事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

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主以兵禁暴婁三星主苑牧犧牲供給郊

祀胃三星天之厨藏主倉廩五穀府也昂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又為

旄頭胡星也昂畢間為天衛黃道之所經畢八星三邊兵戈獵月八畢

多兩背鱗三星為二軍之候參十星白獸之體中二星主將

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主水衛懷鬼五星天目也主視明

察奸謀柳八星天之厨宰七星主衣裳文繡張六星主珍寶而又主天

厨胃一十二星天之樂府主夷狄遠客軫四星亦主冢室輔臣也並晉

十二次度數

角亢氏壽星在辰鄭兗州角十一度三度亢九度房心大火在昴宋豫州房五

三度尾箕析木在寅燕幽州尾十一度斗牛女星紀在丑吳越揚州斗二

度牛八度虛危元枵在子齊魯月州虛十七度危營室壁訾姬在亥衛并州

營室十一度李婁胃降婁在越魯徐州奎十六度婁十昂畢大梁在酉昂
度壁九度冀州畢十七度觜鶻參實沈在申晉益州參一東井輿鬼鶻首在
未秦雍州井三十三度柳七星柳七度張三河度張十八鶻火在午周二輔
或柳八度軫度軫十七鶻尾在巳楚荊州

七曜

日月天之運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違天而東日有中道

也黃道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暑短冬至至於牽牛南遠極故暑長春

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暑中皆去極近遠之差暑景短長之制也陽

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

而短故為涼寒此寒暑之表日有九行青白黑赤各一道其立春春分

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

道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為候至月行則以晦朔決

之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臨之也律歷志曰日月相推日合月速

當其同謂之合朔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三

望以遠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
有冬有夏夏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
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隋志曰東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西陸謂之秋
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
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發
在女則時日在陸惟孟月未正自仲至季皆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
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欽此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
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行出入而交
生焉朔會望陸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並漢大元經曰日一北而萬物
生日一南而萬物死揚子雲曰日未望則戴冕於西至望則終冕於東
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此以知其
南至斗綱之端運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
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為至節至其中斗建下
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謂日之與月其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
然觀君居中而伏臣旁行而勞臣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故月遠日

則其光盈近日則其明缺禮書五星傳曰者德也月者刑也
不得故日食神不
修舍事不得故月食
五星

歲星東方木主春仁也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史

曰義失罰也主齊吳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災惑南方夏火禮也視也

禮虧視近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災惑主楚吳越以南心為明堂災惑廟

也。鎮星中央季夏土信也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德視以心

為正故四星皆失填為之動南斗填星廟主王子史記曰德禮義刑殺

。太白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衣白充太

白廟也主大臣史記曰殺失。辰星北方冬智也水也聽也智虧聽失

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辰星主刑主燕趙史記曰刑失七星辰星廟

也晉。太史公曰五星色白圜赤圜青圜黑圜皆凶黃圜則吉五星同

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西漢志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以曆推之

從歲星也禮書今歲漢史而不覺此禮書曰所云何允曰按星傳金

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其昏發於東南而東方出於
黃北二星何因背月而行是史官說神其事不獲推之於理若曰
變者何所不可若獨不疑二星之聚而推一星之未允曰此不可
言爭消維曰高若長於曆當不疑言矣既而允謂諸曰果如君語
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四言志曰九五星差行惟發或
太白與諸星不同有商履履座北入象瓜變化起群獨異他星。東坡
曰金木常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予考之十
月為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耳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
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諂之也 太
歲在寅日攝提格在卯日單闕在辰日執除在巳日大荒落在午日敦
輝在未日協洽在申日涒灘在酉日作噩在戌日掩茂在亥日大淵獻
在子曰困敦在丑日赤奮若各分為十二月。七曜總論七政之行遲
速不同故其復會為甚難日之行也一歲一周天月之行也一月一周
天歲星以十二年而一周鎮星以二十八年而一周熒惑以二年而過
周惟太白辰星附日而行或速則先日或遲則後日速而先日昏見西
方遲而後日晨見東方要之周天僅與日月同故亦一歲一周焉惟七
政之行不齊如此其所以難合也而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之曆

曰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遂以為五星會於太初之元年殊不知此
乃論太初推而上之至於渾元之初其數之精密無有餘分故有是言
在太初實未嘗如合璧如連珠也五星之行其最遲者莫如鎮星試以
鎮星考之漢高元年五星聚東井蓋鎮星之次也自高祖元年至太初
元年凡百有二十年也蓋二十八星而一周當是時鎮星之周天蓋
以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已進在元枵之次矣安得謂日月如合璧五
星如連珠起於牽牛之初乎夫日舒而月速當以二十九日半強而相
及蓋月行速而日行舒故也故一歲之周凡十有二會焉以其序而言
之十有一月會於星紀之次十有二月元枵正月訾限二月降婁三月
大梁四月實沈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月壽星九月大火十
月析木夫會而為晦晦而復蘇明於是乎生焉是之謂朔月之行速漸
遠於日以周天言之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其遠於日也三百七十
四度有奇是之謂一近一遠三為弦此謂上弦也其行甚遠而與日對
去日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是謂相與為衡分天之中為望蓋日

與月相望故也其行過中遠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其謂之近一
近一遠三為弦此謂下弦也上弦在於八日下弦在於二十二日望在
於十五日此其常也與弦或退則是七日或進則在九日下弦或退則
在二十一日或進則在於二十三日望或退則在於十四或進在十六
此其變也軍天

十二辰十二土

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周官大司徒辨十
有二土十有二壤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所封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蓋
九州十二域或繫之北斗或繫之二十八宿或繫之五星則雍主魁箕
主搖青堯主璣湯徐主權荆主衡梁主魁陽謀主搖光此繫之北斗者
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姬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
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繫之二
十八宿者也歲星主齊吳熒惑主楚越鎮星主王子太白主大臣辰星
主燕趙代此繫之五星者也然吳越南而星紀在五齊東而元枵在子

魯東而降婁在戊東西南北相反而相屬何耶先儒以謂古者受封之
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觀春秋凡言占相之術以歲星所在為福
一歲之所衝為凶故師曠梓謹裨竈之徒以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歲在
越而吳不利歲淫元枵而宋鄭微歲彗星紀而周楚惡歲在豕韋而蔡
禍歲及大梁而楚凶則古之言星次者未嘗不視歲星之所在也書禮

中星

書於仲夏舉房心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
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月令中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
本書舉月中也月令昏旦之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猶書於七星或
舉其名或舉其次皆互見也書禮○月令四時昏旦之中星皆協二十八
宿之變惟仲春之月昏孤中旦建星中夫孤建二星一預於二十八宿
之列而月令云爾者蓋孤屬於井建屬於斗故也曆書舉昏旦中星者
取其示人以中而已如中春之月昏東井中旦南斗中然考之二十八
宿東井南斗其度最關中春昏旦井斗之度雖中井斗之星甚遠故秦

之為歷慮其非示人以中之意乃視并度之中其昭然當中者莫如弧
星故取以代并焉視斗度之間其昭然當中者莫如建星故取以代斗
焉其實弧屬并建屬斗耳賈逵曰建星即斗星謂建之度即斗之度此
說足矣若李奇謂古以建星為宿今以牽牛為是大不然軍傳○月令
仲春之月昏弧中按尚書之日中星為不同者如鄭康成之意南方七
宿總為星為并鬼則為星之分故云為星與此同也按仲夏昏亢中尚
書云日永星火不同者按鄭公孫顯云星火非謂心也卯之三十度總
為大火其為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之初朔書則總舉一月之
初中故不也按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書云宵中星虛仲冬之月云東
壁中書云日短星昴不同者亦是月令舉其初朔尚書總舉一月之初
中理亦不異孔安國注書一府舉星者皆云七星並見是舉見之義不
謂南方之中禮記

三辰五星

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故其於人皇統三德

五事於中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
統五星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
土合於鎮星三辰五星相經緯對歎

十二風

十有二風風之生於十二辰者也考之傳曰陽立于五極于九五九四
十五則變矣八風各四十五日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
為景風坤為涼風兌為闐闐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卦不遇八則
風亦八而已言十二風者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六月艮之風漸十
二月巽之風漸三月而四維之風皆主兩月艮為條風而立春亦曰條
風巽為清明而立夏亦曰清明坤曰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為不周
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所以為十二風也保章氏以十二風察天地之
和命地別之妖祥鄭曰十二辰皆有風吹律以知和否楚師伐鄭師曠
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
則其命卑別也審矣

八風

八風律而不奸記樂謂十二月律也樂音象八風其樂得其度故八風
應八節條風者條者生也明度風明度者迎候也清明風清明者芒也
景風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涼風涼者寒也陰氣行也閭闔風閭闔
者咸取養也不周風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也廣莫風廣莫者
大莫也開陽氣也王文○季札聘魯觀周樂曰五聲和八風平襄二十
○舜曰惟聖人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孫叢○天漢起沒天漢起東方徑
其至之謂之漢津乃分為南北二道至天津下而合西南行又分而
東南行在七星南而沒晉隋○天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唐天○析木
謂之津箕斗之間津也爾雅

祥瑞

三皇邁紀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漢書伏羲有神龍負圖之瑞炎帝
感神龍而生黃帝受命有雲瑞寶鳥之祥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少昊
鳳鳥至堯時甘露降芝草生醴泉出又有堯英生於庭舜謂韶九成鳳

風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禹時天雨金三日亦嘗兩稻塗山之會
河黃龍負舟劉放龜書界奴之應商元鳥墜卵而生契並史又有白狼
銜環之異嘉禾同本而異秀其大盈車瑞應周姜嫄踐臣人之跡而生
稷武王之興白魚入于王舟有火至于王屋流為赤色鳥史或曰齊威
將伯高祖入秦五星聚房高祖生而有交龍之祥又有赤帝之瑞芒碭
雲氣之異冬十月至霸上五星聚東井此高帝受命之符客謂張耳曰
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文帝時黃龍見成
紀武帝元符元年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元昂四年得寶鼎后土祠旁馬
生溼注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元始三年幸東海獲赤鴈作赤鴈之歌
宣帝初卧屠數有光耀神爵元年詔曰嘉穀元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
金芝九莖產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獸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東濟
大河神魚舞幸萬歲宮神爵集其改元神爵是後鳳凰五至改元五鳳
三年甘露降改元甘露夏黃龍見新豐又改元黃龍成帝時犍為郡於
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言宜興辟雍庠雅頌之音

西漢光武生而赤光照室中中興獲赤伏符強華云四七白水真人王莽
 改金刀為貨泉或龍飛白水鳳翔參虛張衡兩光武謂馮異曰我夜夢
 乘龍上天建武中鳳凰見陳晉兩谷形如裨實中元中醴泉湧出京師
 朱草生嘉禾一莖九穗光武嘗自謙每郡國上靈物輒抑而不當並東
 明帝永平中王雒山出寶鳥澤湖出黃金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
 焉又甘露降於甘陵芝草生神爵集詔賈逵作頌章帝時鳳凰仍集麒
 麟並臻甘露霄降嘉穀滋生郡國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漢魏
 文帝生黃龍見於譙明帝景初時黃龍見有司奏宜以建丑為正孫吳
 時黃龍見武昌嘉禾生會稽因以改元黃龍嘉禾三國志魏青龍中張掖
 郡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後司馬氏興晉武帝大始中嘉禾生於酒泉一
 帶十莖晉書有白雉之頌林邑獻馴象後有五馬渡江一馬化為龍之謠
 元帝中興之兆有日重暈皆以為中興之象晉書高祖時野蠶成繭太
 宗曰比見群臣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後魏之
 世吏徒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自今惟大瑞表聞嘗有

編纂獲殿槐上左右賀上曰常笑陽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寶
 命殿之太子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為麟鳳之形高宗龍朔中含光殿
 前麟趾見改元麟德三年鳳凰集改儀鳳元宗開元中潞州獻瑞應圖
 謂宰相曰往者史官惟記災異將令王者懼而脩德故春秋不書祥瑞
 惟記有年聖人之意明矣勅天下不得奏祥瑞代宗大曆中澤州進慶
 雲圖制曰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遂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草異木
 自今諸道並不須進德宗正元詔曰所寶惟賢至如嘉禾神芝奇禽異
 獸蓋虛美也宜停進七年梓州言嘉禾生麟食之一鹿引群鹿隨焉使
 工圖之以獻文宗開成中詔以慈惠恭儉為休證人和年豐為上瑞諸
 道祥瑞並不得聞奏太宗時長孫無忌曰嘉祥又還陛下推而弗居今
天也耳五代之時唐明宗即位焚香祝天願早生聖人為中國主二年
 而太祖生於洛陽夾馬營神光滿室異香達于外今俗呼為香兒晉太
 祖時有瑞文馴象玉烏皓爵之瑞詔和峴作樂章昭憲生太宗時夢神
 人捧日置懷而孕雍熙中獲一角獸太宗曰珍禽異獸無益於事非所

尚但得時和歲稔人安俗阜乃為上瑞淳化元年宋炎奏踐祚以來郡國所獻羽俗之瑞三十七蹄角之瑞三十六草木之異雲露之應不可勝紀上謙遜不以示外願付史館宏詞編真宗大中祥符間太山天書降上東封觀外郡獻嘉禾顧左右曰天下豐稔即祥瑞也續仁宗時河北進芝草是日雪上曰今日嘉雪大滋宿麥自勝芝草之瑞聖政論

議論

歐陽公五代史曰自秦以來尤多祥瑞予讀蜀書至龜龍麟鳳之類所謂王者之嘉祥莫不畢出於國或以為王氏不足以當之但視時之治亂可知也龍之為物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雨為得致令儼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可以為妖鳳之遠來有道之應今數至或出於庸君謬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豈可為瑞哉麟獸之遠人也故孔子書西仲獲麟譏之也如堯舜武湯之世麟未嘗一出而當亂世孰知其為瑞哉此數物者皆出於蜀雖可以為瑞物亦可疑也度幾或者有作焉一班班王命論推王者之興瑞應之異世系之短長固非好奇論以夸耀

時俗也蓋天子之貴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固未見運世無功本德不紀而能崛起在此位者也司馬遷作史記其紀述三代之世系而因元鳥以生獲巨跡以孕白魚赤鳥之瑞亦累累言之不厭孟堅之贊高祖則遠推其世系之所從出而知其為帝堯之後芒碭之雲當道之蛇此其可以常理論哉二史最為精簡豈猶有賈辭正以天位不可幸而得其杜窺窬之意深矣是故陳嬰之母自念其家勢之微不欲嬰之暴貴韓維陰智勇無敵甘心於高祖之服正以為帝之興為天授非人力也

次異

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上射十日民皆喜商太戊立桑穀共生於朝伊陟曰妖不勝德帝政其有闕歟帝從太戊修德而桑穀死高宗泰湯有飛雉升鼎而鳴祖已訓王先修政事說成王初周公攝政管蔡流言而公居東時大熱未獲天大雷電以風未盡懼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皆夫金縢之書曰冲人不交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出郊乃雨反風

未盡起哉乃熟國語曰幽王時山川皆震伯楊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承於是乎有地震劉向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是日月薄蝕而無光其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天變見於上地變見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霜降失節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幽傷此不和之所致也至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星隕如雨者一火災十二五石隕墜六鷓退飛周道遂不復興宋景公災惑守心宋之分也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君有君人之言宜有動於是果徙三度史記齊景公彗星見當齊分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不勝彗星將出彗何懼乎公曰可移否曰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百姓怨苦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可勝衆口乎虞世南景公懼而修德十六日而滅晉梁山之變君伯賢重人曰國主山川故山川摧竭則君為之不舉降服而徹禁札幣史辭以禮焉雖伯宗若之

何昭公四年大雨雹申豈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鄭其太平十七年日食祝史請用幣昭子曰日食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伐鼓于朝禮也冬有星孛于大辰裨竈言於子產曰以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戊寅風甚皆火裨竈言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不與亦不復火漢文帝元年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胡曰史書其異而無其應或不然意者帝方以德化天下愛民惟心傷之所以有災異之證而無其應二年日有食之詔舉賢良以正不逮景帝時日食旱蝗星孛無歲無之武帝六年有星孛于東井長竟天遣王恢韓安國擊越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比郡十六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元狩四年長星出于西北衛青霍去病各將五萬騎伐單于元封二年蘇子河決命從臣將軍以上皆負薪塞河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又有星孛于三台望氣玉朔言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報其德星云昭帝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自

立上林有柳木枯僵自起生此宣帝興之兆也宣帝元年地之缺也對
曰物之自然未必關人事今責躬自省未必不為福也唐武后長壽三
年三月大雪蘇味道將賀王求禮曰此灾也乃詔為瑞若三月雪是為
瑞雪臘月雪為瑞雷乎元宗開元七年日食素服伏變徽學宋璟曰日
食修德月食修刑君子耽言浮於行苟至誠以行不必數下詔也初太
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宋璟蘇頌願且停東都之幸姚崇曰太廟皆
符聖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朝相會不可然信從先是二月朔太
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德宗正元中司天奏是日太陽虧是時
以陰雲不見百寮稱賀

諸儒言灾異

仲舒治國推陰陽錯行求雨閉諸陽曜諸陰其上雨反是漢末上主父
偃切而奏焉於是下吏劉向見洪範陳五行陰陽休咎之說乃集春秋
至春秋灾異之說紀推述行事著其占驗號曰洪範五行傳焦延壽長
於言灾異八八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京

房用之充朱卦震巽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是二至二分之日京房
以六十律相生之法占陰陽寒燠風雨後漢書元帝初上封事曰知下
之術在六清十二律而已北方好貪狼申子主之東方陰賊並行是以
王者忌子卯也南方惡廉貞寅午主之西方喜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
陽是以王者吉午酉也樂行奸邪辰未主之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
屬陰戌丑屬陽物各以類應延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
主奸邪申主貪狼風以太陰下抵月建前是人主左右邪人之氣即顛
父崇學京氏易善風角星弄謂候四方能望氣占候吉凶顛亦夜占象
度並漢書京房說凡日食不以每朔者名曰薄社預謂日光以望特遙奪
月光故日蝕日月相會月掩日故日蝕李吉甫曰日月運行遲速不齊
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率二十九日
半而與日會又月行有南北九道之異或進或退若晦朔之交日與月
所掩故有薄食之變劉歆說凡日食君能修政則灾消福至不能則福
息禍生故經書灾而不記其故蓋吉凶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蘇曰仲

尼修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星之變必晝而月蝕不紀解之者云月諸
侯道也夷狄象也彼有虧王者中國之政勝故不為灾或云蓋取詩人
彼月而蝕則惟其常之義也仲舒言星字者惡氣之所生也劉向謂五
星羸縮變色運行甚則為字劉歆說善所以除舊布新也左氏曰人火
曰火天火曰灾陳蕃上火灾疏曰惟善政可以已之魏明帝崇華灾高
堂隆曰推禮修德可以勝李固曰地震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也越陰
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張行成吳陽君象也地陰臣象也君宜轉
動臣宜安靜今地震焉宜深思以杜其萌仲舒曰天心仁愛人君必示
灾異以警懼之春秋末周德雖微數十年間無灾者天所棄也

群書考索卷五十七

前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八

前集

天文門

天文類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詔校正

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象日月星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天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則有五行天有列宿地則有
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昔者包犧氏觀象察
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黃
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降及高陽乃命南正重司
天北正黎司地爰及帝嚳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夏則昆吾紹
德年代綿邈文籍靡傳至於商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于今不朽
其諸法之史則晉有梓謹晉有十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

有唐林越有尹皇魏有石申皆掌著天文各謹圖驗其巫咸其石之徒
後代所宗漢司馬談父子繼為史官著天官書以明天入之道劉向廣
洪範災異作皇極論以參往行之事及班固叙漢史司馬續述天文而
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采之以繼前志漢之傳天文者則有唐都
李淳之倫光武以來則有蘇伯况即雅光並參伍天文發揚善道後張
暉為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星經謂之靈憲在三國時吳之陳卓始列
甘石巫咸三家著於篇錄並著占贊唐興太史李淳風浮屠一行充稱
精博如淳風之法象志一行之履矩圖後世未能過也故唐史采其要
說而以為天文志王朴之在五代通於曆數嘗以步日步月步星步法
斂四篇合為曆經故史臣載其遺說而為司天者今以其論日月者攷
之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此前漢天文志之說也中道者黃道也一日光
道九行者黑道二則出於黃道之北赤道二則出於黃道之南白道二
則出於黃道之西青道二則出於黃道之東此之謂日有中道月有九
行也日有九道並與月圓此又鄭康成所用以為注月令者也月令

春其日甲乙而注則以為春從東道月令於夏其日丙丁而注則以為
夏從赤道月令於秋其日丙辛而注則以為秋從白道月令於冬其日
壬癸而注則以為冬從黑道季夏之末其日戊己而注以為四時之閒
從黃道此之謂日有九行也至於五代史司天考所載王朴之說則又
曰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
今以黃道一周分為八節一節之中分為九道蓋七十二道而使日月
無所隱其斜正之勢此王朴所以有九道之法也晉書天文志所載王
蕃渾天之法則有曰赤道帶天之絃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黃道之內
半在赤道之外與赤道東交於角西交於奎此王蕃所以詳言黃道赤
道之辨也若日月之行則正歲凡十二會焉子為元枵丑為星紀寅為
析木卯為大火辰為壽星巳為鶉尾午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沈酉
為大梁戌為降婁亥為蠓訾此一歲十二會之次也日月周天則凡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焉星則循天而左行日月則遡天而右行日
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月行十二度有奇一月一周天此日月周天之度

數也日行太陰則無光月行太陽則能照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此
又王充論衡太陽太陰之說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月光生
於日之所照鬼主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此張衡靈憲
生處生明之說也日出于陽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以至于隅中虞淵
者此又淮南子日出日入之說也今自其論星辰者言之則有五星有
四官星有極星有中星又有經星瑞星焉夫所謂五星者何也歲星之
屬於東熒惑之屬於南太白之屬於西辰星之屬於北鎮星之屬於中
央五星同色百姓寧然五星有贏有縮早出為贏晚出為縮至甘氏大
初曆又各不同蓋以星贏縮在前名錄後所見也古曆五星之推亡運
行者至甘氏石氏經則以熒惑方曰為有逆行蓋以周衰之變遂因以
為皆非正行也夫所謂四官星者何也東宮之星則蒼龍之屬角亢
房心尾箕之七宿其形如龍故曰蒼龍南宮之星則朱雀之屬井鬼柳
星張翼軫之七星其形如鳥故曰朱雀西宮之星則咸池之屬奎真
胃昂畢觜參有白虎體故曰白虎北宮之星則元武之屬謂斗牛女虛

危室壁有龜蛇體故曰元武其所謂地極者北辰也北辰天之中也
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後星拱之此北極也而
又有所謂南極者焉北極則高於地者三十六等南極則下於地者三
十六變故北極之下三十六變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變皆不
見以南極地極之別也古者舉中星以正四時春則日中星昴夏則日
中星心秋則日中星虛冬則日中星昴此中星也而又有月令
之中星焉蓋春之月日在營室夏中星在仲春之月日在奎
中星在星中星在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星在牛中星在牛中星在
然此月令堯典中星之異也若夫經星者如曰四輔曰蓋華如斗魁所
載之六星曰上樞曰下樞曰文昌斗
魁之下兩相也之六星曰泰階曰中階曰下階者則名之曰三台太微
為五帝之坐東壁為圖書之府執法即官之象其官明堂靈臺之象其
物皆經星也故馬續云天文之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
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宮官物象之類張衡靈

憲論曰中外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
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二百五十廢物蠢動咸有繫命此之謂也若夫瑞
星者如隋志所載一曰景星出於有道之國二曰周伯星所見之國必
昌三曰合參四曰格澤此瑞星之類也然總諸星而觀之北斗者乃七
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所謂璇璣玉
衡以齊七政者也太史公曰杓攜龍角東方衛中南中魁枕參首斗為
帝重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
于斗故天官之書首言極星又以此斗為諸星之首此又觀象之所當
先也或曰第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
曰搖光樞為天璇為地璣為人權為時玉衡為音開陽為律搖光為星
石氏乃曰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
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亦不可不知也
常觀焉相代之職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二十有八星之位
辨其象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深章氏之職

崇文生以三皇日月之變動以辨其吉凶此又觀象之法也雖然
據曆書攷較漢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釋
示高允而允謂漢元年五星聚東井乃漢史之謬察星傳金水二星常
附日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
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及浩考之果如允言
乃以前三月旅於東井而非十月也吁安得斯人而與之言天文哉

中星

聖人南面視四時之中所以候四時以布民政也故堯命羲和曆象日
月星辰敬授人時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皆謂此也然則天以二十
八宿分布四方凡三百六十五度有奇為日月五星之次舍日行一度
為一日一周天為一歲月行三十日一周天為一月故日月一歲十二
會為四時時有孟仲季仲為分至人君不能以朝夕察候乎星度也故
舉四時之中以驗之曰日中春分也曰日永夏至也曰宵中秋分也曰
日短冬至也所謂星鳥者南方之星七為朱鳥體春分則見於南方也

所謂星火者東方之星七為蒼龍體夏至前見於南方也所謂星虛者
北方之星七為元武體秋分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昂者西方之星七
為白虎體冬至則見於南方也鄭康成曰凡記昏明中星者為人君南
面而聽天下視時侯以授民事也既舉四時之中又昏旦但視方之列
宿則孟季之月與周天之度數後可知也故歷代聖王尚之夏有少正
周有時訓秦漢暨唐及宋朝皆有月令所以順天時而督民務也詩曰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又有三星在天在隅在戶之候春秋傳曰啓蟄而
郊臨祀而雩又曰土功水昏正而裁又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此
皆視列宿而行國政也歷三代漢唐至于今數千年日行漸遠故中星
隨而轉移堯典之中星與月令之中星為不同月令之中星與曆之中
星又不同書於春舉星高而月令於仲春則曰昏弧中書於夏舉星火
而月令於仲夏則曰昏心中書於秋舉星虛而月令於仲秋則曰昏牽
牛中書於冬舉星昂而月令於仲冬則曰昏東壁中書之中星常在後
而月令之中星常在前故鄭康成之釋禮記則曰月令舉其初朔而尚

書總舉其月之中也豈非與月令為不同乎月令於孟春昏牽牛而二
宿皆於立春則以為昏畢十度中元加曆於立春則以為昏昂九度中
皆不同其為昏牽牛者考之餘月之意且亦莫不然其月令為昏牽牛
同也故孔穎達之疏禮記則曰月令但舉其六者所以昏明之星不可
以正依曆法也是豈非其昏為不同乎昔元祐中蘇頌為儀象法要以
月令洎唐及本朝所測者以為四行宿之中星圖陳祥道為禮書亦併
論其月令尚書中星之異嘗以此意也雖然月令於餘月之昏旦中皆舉
二十八宿如孟春之參尾中季春之牽牛中孟夏之曰翼曰雙女季夏
之曰火曰奎孟秋之昏畢中季秋之昏虛中孟冬之旦七星中季冬之
旦軫中宵二十八宿也惟仲春之月日奎昏弧中旦建星中獨非二十
入宿者以弧星近井而建星近斗也石氏星經曰井有二十三度斗有
二十六度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遠不可的指其昏旦之中故舉弧建
以定之此又不可不知也

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周官大司徒辨十
有二土十有二壤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所封二域皆有分星以觀妖
祥蓋九州十二域或繫之北斗或繫之二十八宿或繫之五星則雍主
於魁箕主於樞青兗主於璣揚徐主於權荆主於衡梁主於魁陽豫主
於德光此繫之北斗者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姬訾衛也降婁魯也
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梁宋
也枳木燕也此國之繫於二十八宿也壽星之次其州曰兗大火之次
其州曰豫析木之次其州曰幽星紀之次其州曰揚元枵之次其州曰
青姬訾之次其州曰并降婁之次其州曰徐大梁之次其州曰魯實沈
之次其州曰益鶉首之次其州曰雍鶉火之次其州曰三河鶉尾之次
其州曰荆此州之繫於二十八宿也歲星之主齊吳楚感之主楚越鎮
辰星之二燕趙此繫之五星者也然吳越南而星紀在丑魯東而元
枵在子魯東而降婁在戌東西南北相反而相尋何邪先儒以謂古者
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為焉春秋傳凡言占相之術以歲之

所在為福故師曠梓謹禰寬之徒以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歲淫也
而鄭饑則古之言星紀者未嘗不視歲之所在也梓謹曰陳太皞之虛
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衛高陽之虛也其星為大水以陳為火則
太皞之木為火母故也以衛為水則高陽水行故也子產曰高辛氏有
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遷閼伯於商丘立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
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然則十二域所主亦若是
爾班固曰甲乙海外日月不占而丙丁則江淮海岱也戊巳則中州河
濟也庚辛則華山以西壬癸則常山以北一曰甲主齊乙主東夷丙主
楚丁主南夷戊主魏己主韓庚主秦辛主西夷壬主燕趙癸主北夷子
主周五主翼寅主趙卯主鄭辰主邯鄲己主衛午主秦未主中山申主
齊酉主魯戌主吳越亥主燕代此又以方位辨州土也蓋自甘德石申
以十二次更配十二分野而分野之次已明自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
以配十二野而分野之次益明及賈直之說周易蔡邕之月令章句所
言頗有先後故陳臯更言郡國所入之宿度而分野之度數為尤明張

衡蔡邕之在漢則以漢之郡而配十二次者也李博風之法象志則以唐之州縣而配十二次者也然唐志所載一行之論則曰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列國發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為周分則疆場舛矣七國之初地形雖隸而惟魏晉綿亘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驗今則同在畿甸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石甘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在乎兩戒北戒則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于大華北抵于常山乃東徇塞而至于朝鮮是謂地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則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大華南淪江漢乃東徇嶺而至于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北與地絡相會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河源自南紀之首南與地絡相會分而東流與漢水淮濟相

為表裏謂之南河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始終而分野可知矣

渾天儀

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蔡邕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承周髀術數具有攷驗天狀惟渾天者近得其情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言天地中高而四墮日月相隱蔽以為晝夜矣又云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隱天之君如倚蓋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所謂宣夜者惟漢郝萌記先儒所傳而云天本無質日月眾星浮生空虛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晉虞嘉因宣夜之說於是而有安天之論虞益亦祖宣夜之說於是而有穹天之論吳姚信又以天之體南低北高於是而有所天之論此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蓋宣夜有其名而無其傳周髀有其術而無其驗惟渾天謂地居中而天周焉日在地上為晝日在地下為夜雖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天儀而葛洪釋之曰周天之度半覆地上半透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晉志載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

地者也易之晉坤下離上以證日出於地明夷之離下坤上以證日入於地需之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當有何損而謂為不可乎故歷代所用多用渾天本朝韓昂象序曰自伏羲立渾儀測北極高下量日影短長定南北東西觀星間廣狹則伏羲已有渾儀矣隋志曰唐記即位義和立渾儀舜璇玑玉衡以齊七政而璇玑即渾天儀也是知渾儀者實天地造化之準陰陽曆數之元自古聖帝明王莫不用是以精詳天象故前漢則有洛下閎渾天儀東漢則有張衡渾天儀在吳則有王蕃渾天儀在晉則有陸績渾儀在宋元嘉中則有錢樂之渾天儀唐正觀則有李淳風渾天儀在開元則有梁令瓚黃道游儀而其中最精詳者則漢之張衡唐之李淳風為可考也張衡之儀以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象則有內規外規有南極北極有黃道赤道以至於二十四氣二十八宿與夫日月五星之屬莫不咸在轉之以漏水告之于靈臺而星中出沒與天相直若合符節故崔子玉為之銘曰其數術窮天地制作伴造化范曄云其範圍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陸公紀之其

為推步七曜之道度曆象會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刻漏之占及景之往來求形器於事情以算密於此則張衡之渾天為可考也渾風之儀表裏三重曰六合儀曰三辰儀曰四遊儀皆儀之別也天經金渾金常璫者儀中之規也上列十日十二辰三百六十五度中著日月五星列宿相距下為元樞主術遊以積筭以觀象而察密者儀之用也推驗之法本於黃道蓋帶天之中距極南北定而不易者赤道也視日所照以為光道發於下持者黃道也治曆者不難於算平朔而難於定氣差制儀者不難於規赤道而難於規黃道是以天宗置於凝暉而用以測候此則渾風之渾儀為可考也漢自張衡渾儀之外而洛下閎之儀君子亦有取焉隋志曰漢太初洛下閎等造員儀以攻曆度揚子雲論渾天亦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景壽昌象之錢之乎莫能違也此豈非洛下閎之可取者乎唐自李淳風之後梁令瓚之黃道游儀君子亦有取焉唐志曰令瓚以木為游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一中以立黃道以赤道定位黃道游仰月環白道動與天合

簡而易授一行是之乃奏令璣所為日道月交皆自然契合於推步尤
要此豈非梁令璣之可取者乎其他如後漢之銅儀則有以銅而為儀
者矣後魏之鏡儀則有以鏡而為儀者矣宋元嘉之小儀則曰小渾天
李淳風之木渾則曰木渾圖唐明皇武成殿之水渾天則運以水者也
張子平之候風地動儀則又用之以測地者也若夫曰赤道曰黃道此
其法之不同者也曰單規曰雙規曰雙環規其制之不同者也蓋至本
朝張思訓之渾儀則作於太平興國之中其制則有地軸地輪地足之
異有橫輪側輪斜輪之別晝夜長短之刻日月五星之度皆具焉而其
機轉之用皆隱於樓中此又踵一行令璣之遺象者也韓顯符之渾儀
則成於大中祥符之間其制則有游規直規之別黃道赤道之分曰窺
管曰平準皆其儀之號也曰龍柱曰水臬皆其號之殊也此又本乎渾
風一行之道法者也嘗觀蘇頌上儀象法要於元祐中有曰古人測候
天數其法有二一曰渾天儀二曰銅儀又按國王蕃云渾天儀者義
和之舊器又有渾天象器以著天體以希星辰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

詳此則渾天儀銅儀候儀之外又有渾天象凡三器也渾天象歷代罕傳
其象惟隋書志稱隱秘府有之云元嘉中所造由是言之古人候天具
此三器乃能盡妙今惟一法誠恐未得精密古人言天有周髀之術以
鈎股法推考天度若通此算術則天數後可知矣唐開元中太史監南
宮說等馳往安南蔡蔚等州測候日景一行以南此日影校量用交股
法算之即此法也雖然一行作太街曆詔太史測天下之晷求其地中
以為定數其議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日至之景又有五
寸謂之地中鄭氏以為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南宮說擇河南平地
度之大率五百餘里晷差一寸而舊說謂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妄矣原
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
其所以重曆數之意將以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渾蓋之是非若
乃述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缺而不議也而或者各守
所傳之器以術天體謂渾元可任效而測天象可運算而闡迭為示有
誠以為蓋天耶則南方之度漸狹果以為渾天耶則北方之極漫高此

二者蓋澤蓋之家盡智畢誠未有能通其說也則王仲玉葛穉川區區於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凡晷度冬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一以星數齊之遂失其實今更為覆規圖南自丹穴北暨幽都每極移一度輒累其差可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晝夜之長短而天下之晷皆叶其數矣唐末邊岡修曆術服其精粹以為不刊之數也

刻漏

周天之星二十有八星星之辰十有二辰之度三十有奇而十二辰之度三百六十五有奇星辰狗天而左旋日月五星遡天而右轉日陽也舒而澤故暮而周月陰也蹙而速故一月而周日月會於辰則為月十有二會則為歲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日之長短參差不齊於是先王刻箭沃漏以揆之故隋志曰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則漏刻之制蓋始於黃帝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及攷之鄭氏所注則有日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短長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此亦可見周制之大畧也漢興因循古制武帝所用

之法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刻建武中與曆稍後天宋淳許淑講夏曆法天下初定顧猶未遑而令甲第六漏品斯取以分百刻率以九日為刻增損視夏曆為疎焉永平紹隆張盛景仿以四分法課校弦望所頒施行元和編訃李梵推廣其術曆用四分而宮漏之制一切其舊或時至差二刻以上不與天應迄于開元元之十四年未知改作惟霍融待詔太史視考夏曆露章抗議詔刻四十八箭以二十四氣日躔所注泊于黃道去極晷景昏明中星刻于其下隨日南北以為長短始終互起凡一再周而一歲之運畢矣四分曆法訖定于茲然則是氣之設實為至妙終于魏晉相傳不改故晉陸機則有刻漏賦晉李充孫綽則有刻漏銘陸機則又有刻漏銘唐藝文志則有刻漏經唐曆志則有一行步軌漏術此亦可以攷歷代之大畧也然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為準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設刻為度或浮或沉此其說之異也古今刻漏之法有浮漏有稱漏或浮或稱此其制之異也漢夏賀良則有二十刻之說宋何承天則有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之說梁武

大同之所改用者則又有百八十刻之說至於陳隋則仍用百刻之制此又其效之不同者也在天聖中燕肅所上刻漏浮箭之壺為金蓮花則曰蓮花漏皇祐初舒易簡等所造刻漏以木為權衡增平水壺置于文德殿則為文德殿刻漏蘇頌之在元祐上儀象法要於渾天儀銅候儀渾天象三器之外又置刻漏四幅一曰浮箭漏二曰稱漏三曰沉箭漏四曰不息漏使挈壺專掌時刻與儀象互相參考以今天星行度為正所以驗天數與天運為不一則寒暑之失自正也雖然國官挈壺氏曰凡軍事垂壺施之於軍所以嚴警守以至朝夕之禮而常以是為節焉然春官鷄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而齊詩特謂挈壺氏考蓋天子備官挈壺氏掌漏雞人告之諸侯則掌漏告時一於挈壺氏而已此不可不知也

沈存中筆談云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疎謬未合天度予占天候景驗儀象考數下漏凡十餘年方粗見直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曆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迹其間二事尤微其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

喻非深知造算之理者不能與其微也

曆

聖人作曆大要有三一曰象二曰氣三曰數致之以日月星辰之象驗之以陰陽寒暑之氣積之以抄忽毫釐之數蓋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日月星辰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為謀其久而不厭無差者勢使之然也故為曆者其始未嘗不精察而其後多疎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古以來曆未嘗同也黃帝作調曆乃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辰倫造律呂大統造甲子錶首作算數容成總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欽起消息正閏餘曆法之詳蓋肇於此顯帝之曆正以孟春號為曆宗堯曆象日月星辰箕子言九疇而五紀明曆法夏商周迭用三統正朔不同曆亦以異周室既衰曆官失紀疇人子弟散在諸國於是國各有曆魯曆其一也漢之曆凡四變自張蒼用顯帝曆武帝用太初曆而劉歆有三統曆章帝則用元和四分曆其後劉洪則又有乾象曆

此其曆之四變也。曆之曆凡八變。高祖則用傳成均戊寅元曆。高宗則用李淳風麟德甲子曆。開元則用一行大衍曆。代宗則用寶應五紀曆。德宗則用建中五元曆。憲宗則用之。和觀象曆。穆宗則用長慶宣明曆。在景福則又有邊岡崇元曆。此其曆之八變也。自漢唐之外。在晉則有杜預春秋長曆。二元。乾度曆。在宋元嘉則有何承天之新曆。在元魏則有崔浩五寅元曆。在隋則有皇極曆。在周顯德則有王朴欽天曆。然漢之曆莫善於大初。蓋鄧平唐都洛下閼之徒。以律起曆。其術起於黃鍾初九而乘之。得其數八十一。以為日法。以前曆上元太初而推之。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故罷廢尤疏遠者。十有七家。至淳于覆驗而太初曆之晦朔弦望皆為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此太初曆之所以獨顯於漢也。其他如欽之三統。而杜預則以為此諸家最疎。六十餘歲輒增一日。班固誤以為志。而何承天亦云。楊雄感欽之說。未以為大元。如四分曆。則出於圖讖之所著。而漢人馮光等又病其曆元之不正。至乾象曆。雖鄭元以為其法窮幽極微。而

韓翊則以為減斗分太過。其視太初則有間矣。唐之曆善於大衍者。一行專用大衍之策。竊攷其詳。本於天地之二。中始於冬至之中氣。以合朔至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曆。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揲之分一十六。而節法生一。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而其原皆本於易。故唐史臣謂自太初曆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天雖相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作者。皆依倣而已。此大衍之術。所以獨顯於唐也。其他如戊寅元曆。則以受命之歲而為名。而祖孝孫之徒。猶恨其疎闊。李淳風之甲子曆。雖當符以為精密。而後復雜用以瞿曇之經緯。曆若夫徐昂之觀象曆。則又無節章之數。至於察欽啓閉之候。循用舊法。而測驗不合。其視大衍。則又有間矣。自太初大衍之外。而杜預之長曆。王朴之欽天曆。為可未也。預之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

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
改憲以從之易所謂治曆以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也李修卜顯依其
論以為乾度曆合日行四分數而微增當時參校以為特勝預奏行之
此其可取者然也朴之言曰為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
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
氣度政有為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必治曆數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
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明九道以步月交運遠以推星攷黃道之斜正
辨天勢之升降而交飲詳焉於是而為欽天曆此其可取者然也至於
本朝曆凡十變在建隆則曰應天在太平興國則曰乾元在咸平則曰
儀天在天聖曰崇天在治平曰明天在熙寧曰奉天在元祐曰觀天在
崇寧曰占天未幾又改曰紀元在紹興曰統元在慶元曰會元此其大
畧也然曆之道大矣有曆元有曆譜後漢虞恭宋訢之議曆有曰建曆
之本必先立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
則曆可成也故黃帝造曆元起於辛卯顯帝用乙卯靈用戊午夏用丙

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夏用庚子漢用乙卯武帝用丁丑堯曆載於禮
曆志者為可考也劉向深明洪範嘗作五紀論總六曆而列是非至歆
復究其微眇推易象春秋作三統曆及譜取尹咸所校條而奏之為十
八家之書曰黃帝五家曆曰顓帝曆曰夏商周曆曰天曆曰大曆曰
日月宿曆此其以曆明者也曰日月行帛圖曰五星行度曰律曆數法
曰五星宿紀曰日畧曰計商杜忠筭術此皆象數之書而曆之流也故
亦以曆名之曰帝王諸侯世譜曰古來帝王年譜此以譜名者也蓋譜
也者曆叙古帝王授受之次以明三統之序以紀災祥休咎之證而使
作曆者得以考驗故其書與曆並傳今班固載於藝文志者為可考也
不特此也唐一行之論則又有十二議焉曰曆本曰中氣曰合朔曰浸
滅畧例曰卦候曰卦議曰度議曰躔盈縮畧例曰九道議曰畧漏中星
畧例曰月蝕議曰五星議其外又有步中朔術有步發斂術有步曰躔
術有步月離術有步軌漏術有步交會術有步五星術今載於唐曆志者
又可考也御覽觀唐藝文志其於律書也不特叙歷代之曆書而首叙

歷代之算法如劉向九章重差之算法張立建之算經劉徽之海島算
經其他如曰七曜曆算曰黃鍾算法曰五曹算經纖悉備載而不遺以
見其明曆者又不可不先明乎此也歐陽作曆志論邊岡用算巧能馳
騁反覆于乘除間由是簡捷超徑等接之術具而經制遠大衰序之法
廢吁曆其可輕議哉雖然古之論算數者在大傳則曰凡三百六十當
其算之日是一算之日數止於三百有六十矣在堯典則曰其三百六旬
有六日是一算之數又餘於大傳所言者六日矣至於杜預長曆又有
周天之數凡三百六十有五度四分度之一為言則一算之度其所行
不足又減於堯典之三分矣則增損之數其不同者又何歟大傳所言
蓋自其正數而言之堯典所言蓋未其置閏之成數言之長曆所言蓋
自步占之法言之此又論曆者之不可不知也

日蝕議曰使日蝕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曆數之疎密若皆可
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五星議曰五星留遠伏見之效彗
孛盈縮之行皆繫之於時而象之於政政有小失則小變不然皇天

何以陰陽下民驚怖人主哉

地理門

江左經畧中原

晉自元帝植國於江左終晉之世雖未嘗忽然於中原而終不能踰淮
而北祖逖之於河南有端緒矣而竟不能以副其擊楫之素志庾翼之
志在滅胡亦少壯矣而不能抗李熊之堅敵褚裒大舉而終以自阻
得餘翕之商浩北伐而終以不遂元溫雖成關洛之功而材頭頓挫之
後大節遽變亦安望其厲志復仇以混一區宇哉其後劉裕以英雄之
才奮然以興復為己任東城南燕西取姚秦北圍滑臺以與魏分爭河
洛之地前日諸人所以悉力經畫而不可得者在在次第以平志氣亦
雄健矣獨惜其入關之後不能事形勢以張國威英雄豪傑之士於是
有得其用心者矣故東還之師未及脫旆而秦隴之變已切發而不可
禦此長連動動所以遂知其不能守也裕之規模蓋可知矣是以魏
武一振兵威而青兗司穆之地拱手以歸魏豈非規恢之畧無以開其

後歟更宋五十餘年雖文帝一再出師以開拓境土隨得隨失終不得而有之嘗觀到彦之統師舟師徑趣河洛魏入欽帝而退司亮之地常一平矣未幾而復失柳元景嘗以襄陽之師克復潼關向義之徒所在響應關輔之地嘗一平矣又未幾而復失蓋文帝雖號為有志中原而本無進取之長策幸其事之速辦而不知其敗之尤速也且魏欽成之初豈真有畏心哉特以天時不利而不敢與之較爾王仲德曰胡虜歎成此歸必併兵全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是固足以知敵入之心而帝莫之聽此彦之所以不能據全其地也元景始進之初亦事幾之會也固宜精擇主帥號召英傑以共成響應之勢而帝之所任者乃王元謨虛誕之徒不問將果竟以退怯失利而元景亦不得以獨進命將出師例以成律指授而先後遲速之機諸將往往不得以自便關防纖悉一至於此安得度外之士以非常之功乎至如魏道濟以蓋世之威名此正敵入之所深畏者也帝乃以猜疑畏忌之心使之進退無以自免及事變不支之際始深悔之見何晚也况當魏武帝之在魏內則有魏

城故鍾會如獲無人之墟蓋襄漢中則巴蜀必不能自存矣惟守江為家戶備淮以為藩籬則長江之險可得而保也以荆湖為重鎮以襄陽為唇齒則荆湖之險可得而固也以巴蜀為要害以漢中為門戶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也晉人能守合肥壽陽以為重地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圖晉陶侃使元宣以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沔以取荆蜀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偷南鄭以謀蜀合歷代之得失而並觀之則荆襄江淮蜀漢之相為用其效可觀矣昔祖逖自淮陰進兵以復河帝到彥之自淮入泗以平司亮則在淮之形勢為可用也元溫自江陵以趨霸上柳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則在荆襄之形勢為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為可用也為今之計自淮泗以擣青徐自壽春以取汝穎取財於蜀合軍於陝以遏河隴出師襄陽因糧唐鄧以趨京洛則天下之大勢一矣

夏口今鄂州三江口 山陽楚 瓜洲

襄陽

襄陽

泗口今淮陽

信陽軍近淮河源

豫章

東京

西京洛陽本朝

兖州東京

樊口在今鄂州

雍州

岳州巴陵

濠州節鍾

江都

漢樂蜀二地

南京宋

司州之京

太原河東

當陽今荆門軍

群書考索卷五十八

前集

程